聖門十六子書

宗聖曾子傳

宗聖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禹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于鄫當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凡幾傳生點點生參參年十六孔子在楚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曾子之學隨事精察故于聖人之道獨得其宗天性至孝嘗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

出金石曾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曾晳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蹷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晚年道益尊子思公明儀

之徒皆從受業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用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旣沒之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焉猶北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曾子寢疾易簀而沒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著書十八篇十篇見大戴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作傳十章孔子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

貌恭其德惇其于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
此曾參之行也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
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元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
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郕侯徽
宗政和元年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郕國公升
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
聖曾子 闕里誌
西山眞氏曰進道之勇繼顏者曾若出一揆故其言曰士

不可以不宏毅其見諸力行則躬三省於前不苟怠也悟一貫於後不苟止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啟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安於大夫之簀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所以獨傳

聖人洙泗之道歟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惟賢服膺受吉終身

拳拳封爵飾贈永耀青編　宋張齊賢贊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年譜

宗聖曾子諱參字子輿本姓姒夏后氏之裔也大禹生啟啟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少康次子曲烈始封國於鄫爲子爵歷夏商周世守其爵周襄王六年卽僖公十四年鄫始見於春秋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鄫鄫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此曾姓之始三桓家臣曾天曾昊其後也凡數傳生先賢曾氏諱點娶上官氏生曾子於周

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魯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年十三入孔子之門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事親
每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敬王三十一年孔子自
蔡如葉至楚年十六奉父命往楚從學焉自楚至衛反魯
事孔子十餘年爲學以三事日省其身時冠進賢閒冠進
禮蓋其所自製也家貧布衣縕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
之羮未得飽力耕以養其親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
受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

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敬王三十九年孔子謂以其志存孝道作孝經授之時年二十有四謂能通乎道授以一貫之傳年已二十有五矣故從孔子遊最晚聞道最蚤子思年甫六歲聖祖命之從學及孔子歿年二十有六學乃大成所造之深不事有若非諸弟子所可及者未嘗苟仕大夫之門齊聘以相楚迎以

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其命逮至晚年所見益高所守益篤其道日益高大而公明儀之徒皆受學焉及親沒乃適齊齊侯以大夫禮聘之遊楚楚子極其尊顯然道終不行而歸於魯年七十乃著書遂述孔子所授大學之道著大學一篇及曾子十八篇寢疾孟敬子問之召門弟子啟手足命元易簀反席未安而沒壽七十三葬魯邑南武山之陽娶公羊氏子三長元次申華元生西皆賢世其家學

從祀先賢曾氏廟庭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王言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聞也其至於君子之言者甚希矣於乎吾王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曾子起曰敢問何謂王言孔子不應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孫也得夫子之閒也難是以敢問也孔子不應曾子懼退負序而立孔子曰參女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閒也難

是以敢問孔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
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馬不教不服不
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霸王
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
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雖守不固三至不行雖征不服
是故明王之守也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
還師是故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
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問不費不勞可以爲明乎孔子

愀然揚麋曰參女以明王爲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旣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王奚爲其勞也昔者明王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財之路也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王焉取其費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

上強果則下廉恥民皆有别則政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慤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曾子曰弟子則不足道則至矣孔子曰參姑止又有焉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别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

省如時考之歳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之見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因民既邇者說遠者來懷然後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十尋而索百步而堵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乃爲畜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

不合莫不來至朝覲於王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違畢弋田獵之得不以盈宮室也徵斂於百姓非以充府庫也慢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故曰多信而寡貎其禮可守其信可復其跡可履其於信也如四時春秋冬夏其博有萬民也如飢而食如渴而飲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熱凍寒遠若邇非道邇也及其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明王之守也折衝乎千里之外此之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

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也天下之士可得而臣也天下之民可得而用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

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於愛人知者莫大於知賢政者莫大於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後可以征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其征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明王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說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衽席之上乎還師

曾子書

立事

崇川馮雲鵷校刊

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唯義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閒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彊爭也君子既學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習也既習之患其無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

行也旣能行之貴其能讓也君子之學致此五者而已矣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君子終身守此悒悒行無求數有名事無求數有成身言之後人揚之身行之後人秉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君子不絕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終身守此勿勿也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已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欲思恥忿怒思

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君子慮勝氣思而後動論而後
行行必思言之言之必思復之思復之必思無悔言亦可
謂慎矣人信其言從之以行人信其行從之以復復宜其
類類宜其年亦可謂外內合矣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
言兩問則不行其難者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
之禍之所由生自孅孅也是故君子夙絕之君子已善亦
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君子好人之為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為不善而弗疾也疾

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伐則不益補則不改矣
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
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
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君子不絕人之歡不盡人之
禮來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之不謗就之不賂亦可謂忠
矣君子恭而不難安而不舒遜而不諂寬而不縱惠而不
儉直而不徑亦可謂知矣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

其禁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故曰與其奢也寧儉
與其倨也寧句可言而不信寧無言也君子終日言不在
尤之中小人一言終身爲罪君子亂言而弗殖神言弗致
也道遠日益云衆信弗主靈言弗與人言不信不和君子
不唱流言不折辭不陳人以其所能言必有主行必有法
親人必有方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
子弗與也君子多知而擇焉博學而算焉多言而慎焉博
學而無行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傴者君子不與

也夸而無恥彊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不與也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耳出入不時言語不序安易而樂暴懼之而不恐說之而不聽雖有聖人亦無若何矣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亦可以

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過而不能改倦也行而不能遂恥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說而不能窮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焉賊也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

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而觀其不擾

人也君子之於不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不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勿為不可能也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下亦能自彊仁者樂道智者利道愚者從弱者畏不愚不弱執誣以彊亦可謂棄民矣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也其下復而能改也復而不改殞身覆家大者傾覆社稷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亦殆免於罪矣是故君子為小由為大也居由仕也備則未為備也而勿慮存焉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

使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從政者矣賜與其宮室亦有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也內人怨之雖外人亦不能立也居上位而不淫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昔者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唯恐不能乂諸侯日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唯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其官戰戰唯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唯恐刑罰之至也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矣君

子之於子也愛而勿面也使而勿貌也導之以道而勿強也宮中雍雍外焉肅肅兄弟憘憘朋友切切遠者以貌近者以情友以立其所能而遠其所不能苟無失其所守亦可與終身矣

本孝

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與孝子不登高不履危庳亦弗憑不苟笑不苟訾隱不命臨不指故不在尤之中也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

於已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出門而使不以或爲父母憂也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以不敢忘其親也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不敢自專也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任善不敢臣三德故孝子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莅焉祭祀則莅之以敬如此而成於孝子也

立孝

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禮之貴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反是亂也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懽欣忠信咎故

不生可謂孝矣盡力無禮則小人也致敬而不忠則不入也是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飲食移味居處溫愉著心於此濟其志也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未有長而順下可知者弟弟之謂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謂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長君子一孝一弟可謂知終矣

大孝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身者親之遺體也行親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乎身敢不敬乎故烹熟鮮香嘗而進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者

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久爲難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歿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也夫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下之大經也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大孝不匱中孝用勞小孝用力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以哀祀之加之如此謂禮終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傷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曰夫子傷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吾聞之曾子曾子

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人爲大矣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之不敢忘也今予忘夫孝之道矣予是以有憂色故君子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已然後不辱其身不憂其親則可謂孝矣草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

也

事父母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事父母有道乎曾子曰有愛而敬父母之行若中道則從若不中道則諫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作亂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

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單居離問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尊事之以為己望也兄事之不遺其言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也單居離問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嘉事不失時也弟之行若中道則正以使之弟之行若不中道則兄事之詘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矣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不與小之自也飲食以

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

夫弟者不衡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制言上

曾子曰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夫禮貴者敬焉老者孝焉幼者慈焉少者友焉賤者惠焉此禮也行之則行也立之則義也今之所謂行者犯其上危其下衡道而彊立之天下無道故若天下有道則有司之所求也故君子不貴興道之士而貴有恥之士也若由富貴興道者與貧賤吾恐其或失也若由貧賤興道者與富貴吾恐其贏驕也夫有

恥之士富而不以道則恥之貧而不以道則恥之弟子無曰不我知也鄙夫鄙婦相會于廧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故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未篤故也胡爲其莫之聞也殺六畜不當及親吾信之矣使民不時失國吾信之矣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已先則援之彼先則推之是故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君子之爲弟也行則爲人負無席則寢其趾使之爲夫人

則否近市無賈在田無野行無據旅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聚國朋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聚鄰良賈深藏如虛君子有盛教如無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以爲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惑闇

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且夫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爲兄弟苟是之不爲則雖汝親庸孰能親汝乎

制言中

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豈貴其能達哉貴其有功也豈貴其能靜哉貴其能守也夫唯進之何功退之何守是故君子進退有二觀焉故君子進則能益上之譽而

損下之憂不得志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故君子不假貴而取寵不比譽而取食直行而取禮比說而取友有說我則願也莫我說苟吾自說也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訢訢不知我吾無悒悒是以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而取富不屈行而取位仁之見逐智之見殺固不難

訕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則君子弗爲也君子雖言不受必忠曰道雖行不受必忠曰仁雖諫不受必忠曰智天下無道循道而行衡塗而僨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此則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是故君子以仁爲尊天下之爲富何爲富則仁爲富也天下之爲貴何爲貴則仁爲貴也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仁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閒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

者居河濟之閒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

制言下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諸侯不聽則不干其土聽而不賢則不踐其朝是以君子不犯禁而入人境不避患而出危邑則秉德之士不讇矣故君子不讇富貴以爲己說不乘貧賤以居己尊凡

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徽爾寇盜則吾與慮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如此之謂義夫有世義者哉仁者殆恭者不入慎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避於刑弗違則殆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污聚橡栗蔾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

疾病

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

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違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貸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愼其所去就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

好教如食疾子者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天圓

單居離問於曾子曰天圓而地方者誠有之乎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且來吾語汝參嘗聞之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

氣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內景故火曰外景
而金水內景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施而陰化也
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而禮
樂仁義之祖也而善否治亂所興作也陰陽之氣各從其
所則靜矣偏則風俱則靁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
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
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
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

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倮匈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龍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川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索八音以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迭相治也其閒不容髮聖人立五

禮以爲民望制五衰以別親疏和五聲之樂以導民氣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穀之名序五牲之先後貴賤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牷割列禳瘞是有五牲此之謂品物之本禮樂之祖善否治亂之所由興作也

崇川馮雲鵷校刊

補遺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晳怒援大杖擊之曾子仆地有

頃蘇歷然而起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合曾晳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曾子之材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爲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爲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公孟子高見顓孫子莫曰敢問君子之禮何如顓孫子莫曰去爾外厲與爾內色勝而心自取之去三者而可矣公孟不知以告曾子曾子愀然逡巡曰大哉言乎無外厲者必內折色勝而心自取之者必爲人役是故君子德行成

而容不知閑識博而辭不爭知慮微達而能不愚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魯人攻鄪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鄪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鄪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鄪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贈人以財不若以言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美也願子詳

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吾聞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士居必擇處所以求士也遊必擇士所以修道也吾聞反常移性者欲也故不可不慎也　以上七條見說苑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

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
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
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
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
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
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

焉故也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吾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吾以瑟浮其音參以吾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

也吾嘗菑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以上四條見韓詩外傳

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

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子之於孔子猶曾參之事父也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養有五道修宫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

謂善養矣　以上二條見呂氏春秋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

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以

上二條見韓非子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羣臣而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常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

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

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者禮也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三年湛之以漉酳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何

也以其輔之者衆也以上五條見家語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孔叢子

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

附違孝子之道也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

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迂哉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檃括三月五月爲幬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檃括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苣槀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下寶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氐羌之虜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

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以上入條見荀子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志道者忘心矣莊子

曾子曰或言予之善惟恐其聞或言予之不善惟恐過而

見子之鄙色焉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以上二條見中論

曾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縕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

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爲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列女傳

曾子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曾子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

樂正者曾子門人也來候曾子曾子採薪在野母嚙右指旋頃走歸見樂正不語入跪母問何患母曰無曾子曰負薪右臂痛薪墮地何謂無母曰向者客來無所使故嚙指呼汝耳曾子乃悲然 以上二條見孝子傳

曾子從孔子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曾參之孝精感萬里

曾子養母至孝有元鶴爲弋人所射窮而歸之曾子收養治療瘡愈飛去後鶴夜到門雌雄各銜雙明珠報焉以上二條見搜神記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者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

人不佩湛之縻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湯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晏子

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修禮以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上

二條見說苑

曾子曰鸒州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深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

曾子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曾子攀柩車引楯者爲之止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毋之閭曾子立廉不飲盗泉所謂養志也淮南子

里名勝毋曾子斂襟論語撰考讖

曾子見盆毋而感詩疏

曾子鋤瓜三足烏萃其冠 抱朴子

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 新語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尸子

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虧其體非孝子之道也 兼明書

曾子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水經注

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 鹽鐵論

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卽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 論衡

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生而善教也 說苑

曾子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韓詩外傳

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

秋厲商孝經厲參 孝經鉤命訣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 博物志

歸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而鼓之曰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歔欷歸耕來日安所耕歷山盤乎欽崟 一本云堨來歸耕歷山盤兮以晨父母我心博兮

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寒凍旬日不得歸作梁山吟 以上二條見琴操

曾子鼓琴崔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惜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貍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　周正樂記

曾子夢見一貍不見其首作殘形操云有獸維貍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天上兮識者其誰　昌黎集

曾子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欲以爲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吾不忍遠

親而爲人役 家語

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著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曾子抱河洛書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刻文 孝經援神契

子游揚裘而諺曾子指揮而哂 新論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 顏氏家訓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於孔子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蚉蝱相過乎前也 莊子

孝經一篇十八章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 漢書

曾子至孝為父所憎嘗見絶糧而後蘇 莊子注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疎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

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以上二條見韓詩外傳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晏子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 論衡

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智也 淮南子

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羊相去

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朴直者進忠便巧者近亡　新語

吳起者衛人也嘗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　史記

今按鄗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晳之冢周公非不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爲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　潛夫論

按經典序錄謂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卽曾申爲曾子之子非孫也其以申字西者或以申枝爲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驗 四書賸言

陳蔡之厄從者十人列爲四科而曾子不與非曾子之德行不及諸子也當時適不從遊耳論者謂曾子獨以孝稱孝者人之常性故不得與十子同列此說固已妄謬而仁山金氏以爲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而不及曾

子者曾子年最少逮孔子沒後暮年之功或過於顏子此亦非通論也史記載游夏之年與曾子齒而吾道一貫特呼曾子而告之曾子之學非游夏可及其不俟暮年也甚明若夫行列四科則聖門固多有其人矣若原憲之貧樂道季次之未嘗屈節公西之閑於擯相顓孫之美譽寬博宓子之治單父子皋之化成人有若之強識商瞿之傳經方諸十子宰云有愧然則陳蔡之難不及從遊者奚爲獨疑於曾子一人乎 繹史

曾子書

崇川馮雲鵷校刊

附錄

昔者曾子之處鄭人有與曾子同名姓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子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新序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文

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僇命也韓非子

曾子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曾子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妻其子元請爲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其子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家語

謹按武城家乘載

宗聖遺事甚詳然其不載者有三事一為投杼之事考其說出於甘茂本戰國說士之寓言非其實也一為將軍文子之事乃名法家造言毀聖馬氏以為誣枉之言亦非實也王烝黎一事他書多引之不知此說出於家語考今本家語乃王肅之書編檢史記說苑新序諸書並無此說觀韓詩外傳云曾子喪妻不更娶乃知其喪也非去也一字之訛傳會其說以誣古

人誕妄已極乃知家乘之不載非諱之也實無其事也茲恐後之人惑於異說故附辨於此以昭傳信云

道光壬辰嘉平月崇川後學馮雲鵷謹識

崇川馮雲鵷校刊

祠墓古蹟

宗聖曾子廟在嘉祥縣南四十五里南武山之陽創建無考明正統九年教諭溫良以廟宇傾圮奏請詔守臣修建翰林學士許彬爲記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疏請恢廓如顏孟制閱七年而工竣

廟制南爲宗聖廟坊左坊曰三省自治右坊曰一貫傳心北爲宗聖門三間內有

御碑亭又北爲戟門三間左右齋房各三間神庫各三間由戟門入中爲正殿七間殿內祀
宗聖曾子以子思孟子配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陽膚以下十人又北爲寢殿祀
宗聖夫人戟門之東爲三省門並列南向北爲三省堂三間又北爲寢堂三間神廚三間西爲萊蕪侯祠門並列南向北爲
萊蕪侯殿五間左右兩廡各五間分祀曾元以下四人東

廡祀曾元曾申西廡祀曾華曾西後爲

萊蕪夫人殿三間春秋宗子博士主祭

宗聖廟祀田五十一頃六十畝永不起科佃戶槩免差役

額設禮生六十名除免民徭廟戶三十七戶槩免丁差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距舊城約五里有碑曰

郕國宗聖公之墓明成化初山東守臣上言嘉祥縣南武

山西南元寨山之東麓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其前

有石碣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按金洪奏請建

享堂三間東西齋房各三間中門一座左右角門二座大門一座石坊一座匾曰宗聖墓祀期春用淸明冬用孟朔宗子博士主祭以上四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書院在嘉祥縣南武山之陽相傳以爲曾子讀書處亦名絃歌書院今廢

琴堂在嘉祥縣治東相傳曾子鼓琴於此金太和七年建今廢

耘瓜臺在南武山之東蔚山之西即曾子耘瓜處也其臺

有二高仞許南北相峙南者約五畝北者約三畝
咏歸亭在嘉邑城南今廢
曾子故里石坊一座在嘉祥金鄉南北道之西
南武城在南武山之東南春秋時曾子爲宰處至今基址
尚在鄉音呼阿城
曾子山在滕縣東一百二十里山上有晒書臺相傳曾子
嘗讀書於此
舞雩臺在曲阜縣城南曾晳風乎舞雩即此地

曾子井在江蘇徐州府城北九里山

宗聖祠在濟寧州城內

一貫書院在郯城縣西六十里磨山元至正三年建後改名宗聖祠復移北門之外

宗聖祠在蘭山縣南五里創建無考中祀宗聖曾子以及門賢儒從祀別爲祧賢祠奉先賢曾氏今廢一在費縣關陽鎮一在城武縣文亭山相傳曾子以文會友處又在滕嶧鄆城聊城臨朐者俱創建無考

宗聖曾子祠在江西永豐縣木塘源一在河間府交河縣
姜官屯　以上十三條見武城家乘

曾子暂葬在費縣西南八十里南城山按史記曾子南
武城人杜預曰泰山郡南武城縣即今費縣西南之關陽
鎮也

費縣西南八十里有南城山即曾子耘瓜處亦名曾子山
其巔爲印有子游祠其旁爲石門山武城遺址在焉　以上
二條見山東通志

曾子廟在威縣南關五十五世孫守珍建　廣平府志

宗聖曾子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西　濟寧州志

潘稼堂太史耒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註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城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

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史記平原君傳封於東武城）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殆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可以見武城之即爲南武城也孟子

言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新序則云魯人攻鄪（鄪即費字）曾子辭於鄪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仁山金氏言曾子書有此事作魯人攻費）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公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後漢志云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今費縣西南七十里關陽鎮）文可以見南城之即爲武城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

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鄒畢之山南城之冡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晉書南武城縣屬泰山郡費縣屬琅邪郡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漁者陷入其穴得石碣而封志之按周世未有石碣科斗古文亦非今人所識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孫質粹於吉安之永豐遷

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夫曹縣之冉堌秦相穰侯魏冉之冢史記穰侯卒於陶因名焉水經注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而近人之撰志者以爲仲弓如此之類蓋難以盡信也

濟寧州志

曾子書

宗子世表

崇川馮雲鵷校刊

二代元稱孝養公行子之燕遇元於途曰燕君何如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夷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毫害

靡國家幾爲知計哉娶高陽氏一子西

三代西賦質剛毅高邁鄙夷有暮春沂雩之風力崇季路於先賢之所畏薄管子功名於變色誠侃侃如矣娶左

氏一子欽

四代欽娶穀梁氏一子尋

五代尋娶卜氏一子羨

六代羨娶繆氏一子逖

七代逖娶言氏二子長煒次盈

八代煒漢尚書令娶郯氏一子樂

九代樂漢山陽縣都鄉侯娶周氏一子浼

十代浼娶伏氏二子旃光光後爲長沙房

十一代旃娶鄒氏一子嘉

十二代嘉娶鄭氏二子長寶次項遷扶風生二子長玉遷冀州次昌遷青州

十三代寶漢武威太守車騎侍郎娶王氏繼娶歐陽氏一子炎

十四代炎娶鄒氏二子長據次援

十五代據西漢末避新莽之亂挈族南遷散居江西吉陽廬陵諸郡娶陳氏二子長闢次瑒徙廣州

十六代闓娶文氏一子植
十七代植娶李氏一子燿
十八代燿諫議大夫娶胡氏一子培
十九代培娶陳氏一子德
二十代德娶董氏一子珣
二十一代珣娶朱氏二子長渙次震忽遷韶州
二十二代渙景陽侯娶劉氏二子長梓次躍遷蜀郡
二十三代梓娶丁氏一子緦

二十四代[illegible]鎮南軍司馬娶交氏一子端

二十五代端娶胡氏二子長鉦次鉉遷交州後爲交州房

二十六代鉉娶蕭氏一子海

二十七代海娶楊氏二子長璜次琦

二十八代璜娶謝氏長輿次田

二十九代輿娶張氏一子隆

三十代隆娶宋氏一子鈞

三十一代鈞娶王氏一子謀

三十二代謀娶高氏二子長丞次巷

三十三代丞娶何氏三子長珪次舊徙寧益次畧徙撫州

樂安後爲南豐曾氏

三十四代珪娶蕭氏五子長寛次緯豐豐遷袁州暉遷廣

州隱遷泉州

三十五代寛娶何氏一子莊

三十六代莊唐侍御史江州都押衙娶蕭氏一子慶

三十七代慶御史大夫娶鄒氏二子長偉次駢

三十八代騈唐御史大夫娶王氏一子耀
三十九代耀拜貟州刺史娶劉氏一子崇範遷居木塘源
四十代崇範家居甕澌不屬讀書自若家藏九經子史南
唐郡侯太子洗馬東宫使娶劉氏一子延膺
四十一代延膺仕部驛兼資庫使宋太宗陞左班殿直果
州兵馬都盛娶魏氏五子碩瀕顏項禺
四十二代碩宋淳化壬辰登第貢州從事南雄州軍事判
官榮州觀察判官朝奉郎大理丞娶江氏五子長承昌

次翰晃順資

四十三代承昌娶張氏一子萬畝

四十四代萬畝娶徐氏一子公整

四十五代公整娶羅氏一子九思

四十六代九思娶羅氏一子文傑

四十七代文傑娶李氏一子浩古

四十八代浩古娶劉氏一子上忠

四十九代上忠娶張氏一子敬父

五十代攸文娶江氏二子元德元益

五十一代元德娶黃氏二子价翁福翁

五十二代价翁娶姚氏一子汝霖

五十三代汝霖娶宋氏二子崇文崇學

五十四代崇文娶羅氏二子利賓用賓

五十五代利賓娶鍾氏三子輔諶輔佐輔世

五十六代輔諶娶張氏四子徵冑璵冑端冑莊冑

五十七代德冑娶彭氏三子奮用奮兊奮治

五十八代奮用娶金氏二子質粹質淸

五十九代質粹字南武號好古生長於江西吉安府永豐縣明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顧鼎臣奏請准其徙居山東兖州府嘉祥縣奉祀曾子祠墓照顏孟世襲事例授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一子昊

六十代昊字欽一未襲早卒配徐氏一子繼祖

六十一代繼祖字繩之時有永豐龍潭房曾袞以應貢到京乘機奪襲吏科都給事中劉不息等叅奏准繼祖仍

舊主奉祀事萬歷三十年封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配薛氏子承業

六十二代承業字洪福號振吾萬歷五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奉祀配楊氏子宏毅

六十三代宏毅字泰東崇禎元年八月襲翰林院五經博

士時有會稽生員曾益冒充嫡裔宏毅具奏禮部尚書

黃士俊議駁配朱氏子聞達

六十四代聞達字象興崇禎十四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國朝定鼎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配顏氏子貞豫

六十五代貞豫字和菴號謇埜康熙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宋氏子尚溶

六十六代尚溶字滙伯號松濤康熙二十九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孔氏子衍橚

六十七代衍橚字雍若號喬麓雍正八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劉氏子興烈

六十八代興烈字光緒號起祚乾隆四年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配路氏繼配張氏趙氏子毓埒

六十九代毓埒字注瀛號庭獻乾隆二十六年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配仲氏子傳鎮傳錫傳銓傳鋏傳錄傳錇

七十代傳鎮字巨山嘉慶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田

氏子繼連

七十一代繼連字仲曾號小山嘉慶十二年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配李氏道光四年緣事被議以傳錫長子繼瑚

爲宗

七十一代紀瑚字六華號石舟又號萌麓嘉慶癸酉科拔
貢道光元年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配楊氏繼配張氏子
廣芳廣莆廣芝

七十二代廣芳一名維鞠字屺瞻號鶴岑未娶早卒聘史
氏未娶殉節　旌表烈女合整先塋以廣莆子昭嗣承
繼